



无名氏点评本

南海1号

传奇

冯峥 著

宋代商船的传奇故事 南海1号的前世今生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无名氏点评本

南海（910）县属镇志

南海县志（910）县属镇志

南海县志（910）县属镇志

南宋的那个 南海1号晚 传奇

冯峥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海 1 号传奇 / 冯峥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360-7870-3

I. ①南…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895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技术编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刘绮琪

书 名	南海 1 号传奇 NANHAI YI HAO CHUANQ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875 1 插页
字 数	317,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楔 子 八百年沉船惊现世
廿万字传奇话前生/ 1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回 兵临城下，蒲寿庚听妇言对策
演兵场上，市舶司砍纛振军威/ 11

第二回 为公凭，半唐蕃再求涂大道
议廉洁，陈夫人三劝贪夫君/ 18

第三回 保绝艺，李敬唐辗转刺桐港
惊国宝，木哈德初见女儿红/ 25

第四回 沁芳轩，守城官议安邦计
陶瓷铺，李敬唐遭灭门诛/ 34

第五回 乐升平，刺桐港公演大戏
惊突变，蒲寿庚私谋前程/ 40

第六回 魑蜮佬日夜兼程因赴宴
天龙号半路停船为感恩/ 48

第七回 大腿岛，天龙初聚三点会
海涩塘，蜮佬惊艳小美人/ 58

- 第八回 阅货宴上，蒲寿庚怒斩无辜女
天龙号里，懋大工醉拥有情人/ 69
- 第九回 乐极生悲，痴小龙坚娶鬼娘子
情感动天，晁家仔巧遇梦中人/ 78
- 第十回 日丽风和，正是燂船日子
各怀心事，未许寄碇刺桐/ 88

第二章 茫茫恨海决恩仇

- 第十一回 李敬唐借茶说国宝
懋大工仗义骂儿郎/ 95
- 第十二回 吴大岁临危嫁女
晁家仔还宝得妻/ 102
- 第十三回 双国宝同船，是福还是祸
两女人共枕，是姐还是娘/ 112
- 第十四回 六鳌湾，逃难母女哭诉家倾巢破
红屿岛，流离孤舟迫返虎穴龙潭/ 119
- 第十五回 离孤岛，单眼王再图咸鱼翻身日
烧炮仗，懋鲞佬乐在泼水抢亲时 / 126
- 第十六回 李代桃僵，木哈德无辜挨箭
狭路相逢，李敬唐有心报仇/ 136
- 第十七回 小金门，木哈德又躲命劫
朦胧夜，伶俐女再试情心/ 147
- 第十八回 中秋夜，单眼王说今论古
上头日，众船家各散东西/ 155
- 第十九回 雷鸣电闪，伶俐祭天火
雨过天晴，鲞佬说鲞情/ 165

第二十回 船舶广州，官商结拜兄弟

人在神庙，侠女难出飞镖 / 175

第二十一回 鸳鸯聚首何其尴尬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 187

第二十二回 三盘两胜，观音难断凡间事

两败俱伤，叔侄恶斗水中央 / 196

第二十三回 遇三点会，天龙幸得解释

扮两兄弟，宜中奉旨潜行 / 205

第二十四回 风云突变变敌我

进退两难难煞人 / 216

第二十五回 流亡主仆叹往事

白头宫女话玄宗 / 220

第二十六回 仇人初见天龙号

伶俐二杀陈宜中 / 232

第二十七回 一腔血未报家国恨

两借刀再杀陈宜中 / 240

第二十八回 想来想去，求人不如求己

为爱为恨，有情更似无情 / 250

第二十九回 走投无路，打开机关悲船漏

沉船覆载，积聚仇怨逐水流 / 260

第三章 日暮乡关何处是

第三十回 孤岛梦会，一曲渔歌成绝唱

穴居野处，六个余生学野人 / 275

第三十一回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

漏船江心欲补也难 / 282

第三十二回 再图复国岂止崖门两义士
回天无力唯余南海一传奇 / 290

第三十三回 南宋情缘了犹未了
阳江古迹奇之又奇 / 297

第四章 烟波江上使人愁（未了篇）

第三十四回 故事背后宁无感慨
沉船面前应有新愁 / 305

后记 我和“南海1号” / 306

楔子 八百年沉船惊现世 廿万字传奇话前生

1987年8月，广州打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联合寻找东印度公司一艘古代商船，在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的东平渔港海域东帆岛附近，意外发现一艘宋代商船，并捞出200多件珍贵瓷器。

这个千百年来被水上人家躲避为之不及的“排”（当地渔民把水下障碍物统称曰“排”），原来竟是一艘价值连城的宝船！

消息传来，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激动得夜不成眠，把这艘古沉船命名为“南海1号”。

二

2002年3—5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多次下水考察，初步测定“南海1号”是沉没在20多米水深海底的南宋商船。船体长30.5米，宽9.8米，大部分已被淤泥覆盖。

2003年，广东省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规划立项，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选址定在阳江市风景秀丽的旅游区闸坡渔港。

2004年，广东省政府拨款1.6亿元给阳江市府，用以建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政府在广州以外的地级市投资最多的重点文化项目。

2007年4月7日，打捞工程正式启动。

2007年12月22日，包裹着“南海1号”的沉箱被为本次特制的打捞起重工程船“华天龙”号吊起，顺利出水，平稳地放落在接驳船“重任1601”上。至此，沉睡在海底近千年的“南海1号”终于面世了。

2007年12月28日，“南海1号”终于平安进入了“水晶宫”。

关于“南海1号”，学术界认为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而它的出水会使“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考古悬案得到破解”。

而这次古沉船的整体打捞，则是“水下考古界首创”。“水下考古之父”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看了整体打捞模拟方案后赞不绝口：“方案如此精妙，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至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媒体则公认其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世界罕见的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馆”。

水上人家，一条船就是一个家庭。从某个角度说，我们零距离地进入了800多年前的一个社会基本结构，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

估计整条“南海1号”古船载文物6万~8万件，首次打捞出来的约6000多件。其中有鎏金龙纹手镯、金腰带、宋代铜钱1万多枚、胭脂、金、银、铁锅、瓷器、漆器、茶盏等类器物。

而我们感兴趣的是，它不仅承载着大量文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储藏着一个时代的信息——

三

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后，客观上，把全国的经济重点由北方内陆转移到了东南沿海。你说它是无可奈何也好，回光返照也好，但这段时间确实出现过“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繁荣景象。“湖广熟，天下足”，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把大宋和世界联通起来，南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时世界上60%以上（有说70%以上）的财富都集中在南宋！

当其时，全国对外通商港口近20个，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60多个。“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南宋经济之发达，贸易之兴旺，超过以往我们历史上引以为荣的汉唐和北宋！

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下，东南沿海地区一个个新型充满活力的开放型

市场逐步形成。广州、刺桐（泉州）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蕃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外国学者更说“崖门之后无中国”！

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忽喇喇的这庞然大物说倒就倒了！

其中原因何在？官有官的说法，民有民的说法。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或许通过对这条沉船的解读，可以知其一二。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四

“南海1号”顺利出水的消息传来，一夜间，诞生了一大批大大小小吃“南海1号”饭的人。

现代高科技生产出来一大批大大小小写作快枪手。一夜间，书坊地摊摆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都说是“南海1号”奥秘的书籍杂志——《古船传奇》《蓝色船说》《新铁达尼号》《南海丝路生死恋》《南海1号之谜》……

更有权威专家教授语不惊人死不休，肯定这是南宋小朝廷后勤部的专用船，意为小皇帝就算仓皇辞庙日，也不忘把这些碗碗碟碟带走，因遇台风，不幸沉没，云云。

这期间，有人问我说，记得“南海1号”出水前后，各地媒体都向你采访，现在怎么突然失语了？

我苦笑，摇头，我没他们那么快，他们都写光了，我还写什么？更没他们那么权威，想不到那么高精尖。

我决心不去凑这个热闹。

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有人约我明天上午八点，在我家街口三轮车站见面。还叫我届时戴墨镜，打雨伞，手拿一本《作品》杂志。事关重大，不见不散。我还想说什么，对方已挂了电话。

颇有点地下党接头的感觉，害得我一夜失眠。

第二天，我如约到街口三轮车站接头。不一会儿，便有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开来，招手让我上车。开车的是个“北仔”，他说是受人之托，把我拉到指定的地方。

转到郊区，在一棵古榕树前，车夫把我放下来。一个在树下等候的农村青年付了车费给北仔，用身边的单车又把我转运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石湾村。

终于见到了我的接头人——一个蜷曲在病床上的老头，看样子80多岁。

那小青年应该是他的孙子，被他不客气地挥手赶出去了。老人也没和我打招呼，示意我到外面看看。我回来说“没有什么人”了，他才松了口气：“对不起，怠慢了你。你就是冯作家？我姓欧阳，反正以后我们也不再见面，你就叫我欧阳好了。”

我一下子还没缓过神来，只有唯唯诺诺。

按老人家的示意，我在他那两块老船板搭成的床下，拖出一个旧漆皮箱子。从斑驳脱落的旧《教会报》衬底和依稀可见的厂家招牌，可知那是一个现在已不多见的清末阳江“老义和”厂家的产品。

打开漆皮箱，里面装的是一个发霉的黄布包袱，一股霉味刺鼻。

解开包袱，是一个黄花梨木盒子。

打开盒子，一个油纸袋子。

解开袋子，是一本发黄的线装册子。

翻开册子，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

子孙后代，有泄露本族绝密者，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顿时，我吓得失手掉了手中的小册子。

“你不要怕，泄露绝密者是我，又不是你，你怕什么？”欧阳冷冷地说。

我们的谈话就此开始——

欧阳告诉我，他是当地欧阳家族的第28代传人，今年82岁。他是个出身于豪门的大少爷，却是个“老革命”。年轻时，他在中山大学读书，参加地下党；喜欢舞文弄墨，组织进步文学社团“新江社”，写过许多激情洋溢的新诗。后来投笔从戎打游击，是粤中纵队一个搞文化宣

传的班长。新中国成立初，那年“四扩”反“地方主义”，他和他的老上级冯白驹、方方、吴有恒等一同遭殃，由一个大区区长变成了一个小学教员。后来随着诡秘的政治风云变幻，一沉再沉，当过右派分子、牛鬼蛇神、黑五类……“平反”之后，他谢绝复职回一个处级单位当领导，而是选择退休，领点退休金，在老家过着“三径竹间日华澹澹，一篇窗下风雨潇潇”的隐居日子。

我听罢不禁肃然起敬，啊，他原来就是在我市党史中曾多次出现过的欧阳老！怪不得，也只有他才能驾轻就熟地使用当年地下党的那套接头办法。

言谈中我知道，欧阳老三年前中风卧床不起，今年又查出得了食道癌，什么时候“去”，自己也不知道。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不死，当然也就不怕什么“厉鬼击脑”了。

“你老今天叫我来——”我狐狐疑疑。

“我们虽第一次见面，但我读过你的许多作品——”

“前辈，在你老面前，那是雕虫小技——”我诚惶诚恐。

“不要谦虚！听我说。”老人也不客气，“你的那些小说、散文什么的，我是不看的，诗歌更不看。唐宋之后无诗歌，明清之后无小说。就算现在，比你写得好的多的是。但是你对地方文史民俗的研究文章，我是每篇必读的。你这后来20年的转型，转得好呀。文艺作品谁都可以写，研究本地的民俗文史，则非君莫属了。”说到这里，他突然转头盯住我，“南宋古船不是已经出水了吗？怎不见你的文章？唔？”

我摇摇头：“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

“闸住！”老人家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人家怎么叫我不管，你怎么也人云亦云，叫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你应该知道，所谓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发自长安（西安），经过今天的新疆，通过安息（波斯）中转，到达意大利古罗马，横贯欧、亚两大洲的古代对外开放的陆地交通要道。因为那时中国对外输出货物主要以丝绸为主，故称‘丝绸之路’。但是，打从北宋之后，陆上的市道都被辽国和西夏阻断了，只能靠海运了。你不是当过疍家佬吗？整天咸咸湿湿的，连人都风湿了，哪能运输丝绸？别说在海上，我们阳江沿海一带，家里挂的诗词字画，没几天就发霉了，更哪说丝绸？要不，阳江的漆皮箱哪那么好销路？因此，那时这条海路只能运输陶瓷、香料、茶叶之类的货物。哦，就算香料、茶

叶，也要用陶罐密封呢，要不，经过几个月，运到波斯那边，也变味了。阳江东水茶就是用这个办法运出去的；阳江谢氏就是靠运拜佛的线香到外国，然后从外国运回槟榔、香楠回来发家的；周氏、阮氏也是吃这条水致富的。”

老人家因为激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连连喘气。我给他捶过背后，他又挣扎着继续说下去：“如果你一定要说什么路什么路的话，应该叫海上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而我们阳江主要运输陶瓷，准确点，应叫海上陶瓷之路！”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是的，是的。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写——”

“哦，我想是这样。”老人说，“我一直等待着你的文章，果然没有胡说八道。好！今天绑架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老人哆嗦的手指着那盒子：“这小册子里记载的就是有关这条南宋古船的秘密。今天咱们两个共同作案，我不怕厉鬼击脑，把本族保守了700多年的绝密透露给你；你呢，虽也六十好几了，但在我面前，还是个小伙子，也要不怕劳累，把这千古秘密写出来。记住，一个地方应该有一本属于这个地方的长篇小说。从民俗、语言、故事……都是属于这个地方的。而这条古船的故事，正好是最好的切入点。所以，它不是一条古船的故事——”

一个行将就木的世外人，竟然会说出这么一套独特的文学理论，我真想不到！

“你老的意思是——”

“拿去！”欧阳老伸出枯槁的双手把黄花梨盒子递给我，“我的后代都让我弄得不敢从文了，事到如今，只有拜托你了。”说完他扭过头，我分明看见了他的两行浊泪！

我无言接过盒子。

回来，我急忙打开黄花梨木盒子，一股寒气如汹涌的南海浪潮，直逼脑门。看完了这本用毛笔工整书写的《高凉欧阳氏族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在这“看来未必如此，想来或许有之”的文字面前，我有“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困顿。快一年了，竟无一字落纸！

这期间，我参加了欧阳老的追悼会。回来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中，欧阳老问我写作的情况。我愧无语对，把无字落纸的困境如实说

了。他叹了口气，念了四句诗：

山雨欲来风满楼，恨海茫茫决恩仇。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念毕，飘然而去。

我也南柯乍醒，乃知梦中得句非虚妄，与其说是神人点化，莫如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了。我立刻把这熟悉的诗句记下了，仔细琢磨，心里豁然透亮，年来困惑顿时明朗：啊，这不是整个构思提纲了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沉船的背景。

恨海茫茫决恩仇——沉船的经过。

日暮乡关何处是——沉船之后事。

烟波江上使人愁——沉船引起的历史思考。

啊，我的《南海1号传奇》！

小说写好后，我送给我的一个老师看。这位老师是我国当代文艺界德高望重无人不知的老前辈（恕我不便公开他的名字）。想不到，老前辈在百忙中竟披阅全文，还在我的稿子上用绳头小字密密麻麻批了好多意见。或是感叹戏谑，或是论注评论，妙语连珠！我感动之余，突发奇想，写信过去：“欲借泰山以自重，想像脂砚斋批《红楼梦》那样，也出个您的批本？”他电话过来：“万万不可，那是我的读后感，随意得很，纯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胡说八道，有的还带了情绪。”我仍不死心，退而求之：“那就以‘无名氏’托名，就算是一个读者的意见也好。”这下他居然让步了：“反正不用我名字，你怎么出，与我无关，否则我会变厉鬼锤你后脑！”

我欢喜若狂，于是便有了这本《无名氏评本〈南海1号传奇〉》。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回 延临城下，潘寿康听斜言对策
清江渡上，高哨司欲截援军

